

在海南的乡野村落，有心人经常会看到一株株不甚显眼的灌木上，缀满簇簇细碎素白的小花，似朦胧云雾浮于枝叶间，那也许就是散沫花。

对于散沫花，华南区域的人们有着天然的亲近和青睐，这是民间鼎鼎大名的“指甲花”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采撷散沫花，捣叶取汁，将女子的指甲染得润泽红艳。

究竟何人发现，这零零碎碎小花竟可化作指间红云，早已不得而知。不过，借由散沫花仍然得以窥见，人们对花草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愫。

# 散沫花：植物界的染色大师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姜帆



散沫花叶子磨成的粉。资料图

## 舶来之花

不同于牡丹、紫薇等春华灿烂，一朵朵一丛丛开得肆意挥洒，明艳异常。虽为夏季宠儿，散沫花姿态却是极低调，油绿的叶片里探出星星点点的糯白身影，在燥热的天气，为你的生活点缀几分清新。

喜阳怕湿，耐热畏寒，散沫花似乎天生适合南方的夏日。它个性随和，无需时刻照料，天生天养，自可成活。路边，小院里，不经意间便邂逅了它的影踪。

处处能活，散沫花的影踪遍布我国南部各省，是人们视野中稀松平常的一景。

处处可见，散沫花寻常得让人忘了它的“舶来”身份。依学者看来，它原产于北非、西亚、南亚等地，远涉重洋，很早便扎根中国。

早在1700多年前，西晋植物学家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便有详细记载，文称“指甲花”，其树高五六尺，枝条柔弱，叶如嫩榆，与耶悉茗、末利花皆雪白，而香不相上下，亦自大秦国移植南海，而此花极繁细，才如半米粒许，彼人多折置襟袖间，盖资其芳馥尔，一名散沫花”。

其中耶悉茗与末利便是人们熟悉的素馨与茉莉。文中还交代了指甲花由波斯人从古罗马移植，最初种在岭南。因香味馥郁，常被当地人折下藏于衣襟、广袖里。

在华南省份，散沫花长得尤其好，树高可达六米，枝条纤细柔韧，叶片细而窄，形状如同嫩榆。

每年6月，夏日渐长，灼热的日头催发了散沫花的盛放，奶白色的米粒大小的花朵开得灵巧而细碎，攀着鲜嫩的枝条，从翠绿叶丛中冒出头来。

这样细小的花朵，集聚起来，却别是一番闹腾景象。远远望去，散沫花在枝头百朵千朵挤挤挨挨，在阳光中折射深浅不同的光彩，似云烟氤氲，不觉迷了行人的眼眸。

奶白色外，散沫花还多见蜜黄色、嫣粉色和水红色。蓬勃的花开景象，一直持续到每年10月，伴着人们从盛夏到仲秋，它才肯



散沫花染指甲。资料图

悄然退场。

识色，知味。散沫花开放时，香气甚至有几分霸道。院子里，墙角边，马路上，潜伏在城市、乡野的每个角落，都被这甜甜暖暖的气味侵袭，香到过分。

因馥郁袭人的香气，加上花型有几分似桂花。古人又称散沫花为“水木樨”或“番桂”。

清人陈淏子所著园艺专著《花镜》有证，“水木樨，一名指甲。枝软叶细，五六月开细黄花，颇类木樨。中多须药，香亦微似，其本丛生，仲春分种”。

## 指间红云

国人对草木的爱，总带着一股钻研精神，赏色、品香还不够，总要把它们身上每一功用开发殆尽，才肯罢休。

在化学工艺落后的古代，散沫花作为自然界的天然染料，无数次为人们的生活着色。

散沫花染色的原理在于，它的叶子、花和果实都含有一种红橙色的染料分子——指甲花醌。这种物质极易和人体皮肤和头发中的蛋白质角蛋白发生化学反应，从而牢固着色，是极佳染色材料。

在异国，用散沫花来染发、美甲、文身的习俗可谓由来已久，且在当地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在印度，人们将散沫花称为“海娜”。除了将头发和甲片染红外，当地人采撷海娜的主要用途，是用于描绘短效的文身。

印度妇女摘下海娜的叶片来，揉得烂碎，捣得浆稠，磨得汁浓，蘸得笔饱，后以身体作画纸，在手臂脚背画满复杂的纹路。这些浓稠的海娜汁液会在皮肤上干涸，结块，停留个把小时后，拂开这些细碎的杂质，繁复的纹路就染在皮肤上，可维持月余。

如今，人们将这种文身形式称为“海娜纹”，在世界各地推广，引得弄潮儿纷纷尝鲜。

我国古代先民也早早知晓散沫花的妙用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说：“指甲花，有黄白二色，夏月开，香似木犀，可染指甲，过于凤仙花。”

尤其在华南地区，人们对散沫花的研究更甚。

明末清初广东人屈大均在著作《广东新语》的《木语》一章中写道：“散沫花……其叶以染指甲，故名指甲花。”粤女歌云：“指甲叶，凤仙花，染成纤爪似红芽。”

直至现代，在物质不甚丰厚的时期，用散沫花染甲，仍是女子们的快乐慰藉。

在诸多“80后”“90后”南方女子的童年记忆里，或许还有这样的片段。在白天，随着母亲或姐姐，摘下散沫花的叶片和嫩枝，加上一点明矾，放进盆里捣烂。

几个女孩互相帮助，把捣碎的混合物分别敷在指甲盖上，用大些的树叶裹住，再用细绳或者布条捆住。一直到了第二天，揭去叶子，指甲就变成了鲜嫩的水红色，许久不褪色。

散沫花染色也不是没有坏处，常常是手指也不经意间被染色，指头的尖端都是黄黄脏脏的颜色，好在用肥皂多洗几次，指间的暗黄便能褪去。

如今，美甲早已成为一门大产业，散沫花染甲这种笨拙的方式已渐渐被人们淡忘。但这抹指间红云，是许多人难以割舍的乡土记忆。

## 花拜七姐

在华南地区，每年乞巧节，有以花果拜七姐的民俗。七姐即是天上的七仙女。

女孩子们在长辈的带领下，在七夕这日备置时令瓜果供奉七姐，向她们求讨巧手技艺和美满姻缘，为和乐甜蜜的生活祈福许愿。

民间有“七花七果拜七姐”的说法，其中夏日盛放的凤仙花与散沫花皆为七花范畴。在旧时民俗中，农历七月七日前的晚上，妇女们总要带着家中女孩聚在一起，用凤仙花或散沫花自制的染料，互相把指甲染得通红。

清人朱象贤在《闻见偶录》记载：“七夕，妇女采凤仙花捣染指甲，红如琥珀可爱。”

讨论这些花事，并非完全脱离人们生活的风花雪月。无论是凤仙花还是散沫花，都是人们装点生活，祈愿美好的载体。

万事可亲，万物可爱，始终保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情，才让人们在应对生活时，不至于麻木与消沉，以一种朴实而隽永的方式维系人与天地的对话。



散沫花植株。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摄